

张永泉

沉思集



● 有思想的文字

● 张永泉

沉思集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石家庄



沉思集

张永泉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河北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2·625印张 267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 印数：1—2000 定价：5·20元
ISBN 7-80505-264-6 / I · 254

序

言

●
林
非

永泉来信告诉我说，他的第一本论文集将由花山文艺出版社付印，一定要我为这本书撰写序言。以永泉和我多年深厚的友谊来说，我是不应该推辞的，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从“旁观者清”的角度，对他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工作提出一些参考性的意见来，万一我的一芹之献可以使他更好地前进，这不也正是献出了一种真诚的友情吗？为了企图达到这样的目的，我认真地学习了他收入这个集子里的全部论文，其中有的篇章我曾在以前阅读过，经过这次系统地阅读之后，我很明确地感觉到，从永泉这些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多角度的综合分析中间，获得了不少的启发。

论文集的第一部分由几篇研究鲁迅的论文组成，其中的《〈伤逝〉与个性

解放》是很值得一读的，它集中地探讨《伤逝》的主旨是否批评个性解放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对于《伤逝》的研究中，一般都认为它的主旨是批评个性解放的，这种见解从五十年代开始直至目前为止，前后绵延三十余年，往往被当成是权威性的看法而存在，我自己在以前撰写的有关论著中，也是发挥这种论点的。1983年秋天，我去河北师范学院讲学时，永泉几乎于每日晨夕都跑来跟我探讨鲁迅研究的问题，他在那时就已经深入地思考了这个命题，认为《伤逝》并非批评个性解放，而是相反地提出主人翁对个性解放的争取还显得很不够。他在全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还说明了为什么这样多鲁迅研究家都得出这个其实是并不确切的观点呢？关键是在于许多同志都将个性解放和争取爱情自由这二者划上了等号，他自己则认为争取爱情自由只是属于个性解放思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伤逝》所批评的是单纯地沉溺在追求爱情自由的小圈子中，却放弃对个性解放的更为持续和广泛的追求。他的这个论点象一把闪烁着光亮的钥匙那样，打开了我许久无法开启的思索之门，我在后来重新撰写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论文时，正是以他对我的启发作为出发点的。

永泉在讨论鲁迅的小说时还有一个长处，这就是十分重视联系他杂文中所表达出来的同样的思想见解，来印证和说明这些小说的主旨，以便更为深入地理解鲁迅小说的深刻性。鲁迅无论撰写小说或杂文，确实都立足于对受尽封建主义思想意识蹂躏的国民性之解剖入手，力图消除这些令人痛楚的畸形的精神痼疾，以便使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变得正常和健康起来，并且以此为起点，不断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思想素质。我以为对于鲁迅的研究，只有达到了这样高度的认识水

平，才有可能充分理解他小说创作的深刻主旨，而这样的工作如果不联系他杂文中所表达出来的深刻的思想，那确实是很难达到的。其实不少鲁迅研究家都是这样做的，永泉不过是在这方面做得尤其自觉而又全面罢了。希望永泉在今后对鲁迅小说继续探讨时，能够坚持不懈地贯彻自己这样的特点，以便得出更为深入和独创的见解。

从这几篇研究鲁迅小说的论文中，可以很清楚地了解永泉的研究方法，是在于紧紧抓住作品所描写的时代与社会的特征，坚持运用唯物史观作出层层透辟的分析，而坚决摒弃抽象化和真空式地讨论问题。正是因为从这样的科学原则出发，他就不太会对单个的人作出苛求，而是从社会制度以及相应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人的制约性出发，去对单个人的实践活动作出公允的评价。单个的人不能离开社会制度而独立存在，在一种极端不合理的畸形的社会制度底下，许多人才会逐步走向堕落和变得丑恶的，绝不是说不要去追求个人的责任，而是说应该更多地探讨社会制度对于人在实践中的趋向的重大影响，因为这才是最为根本性的原因。如果社会制度变得合理和健康了，那么绝大多数的人肯定会从真善美的跑道上起飞翱翔。离开了社会制度的利与弊，斤斤计较于个人行止的善与恶，是无法得出准确的科学结论的。这正是鲁迅所坚持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也应该从这样的立足点出发，集中去研究如何能够找到更有效地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结论和方法。永泉的研究工作正是沿着这样的思想线索前进的，这才使他得出了不少能够发人深省的准确的结论来，不过在这里应该提醒永泉注意的是贯彻这条主导性的线索时，是不是偶而也会发生偏离呢？譬如说他对于《弟兄》中

张沛君这个人物的分析，恐怕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永泉十分注意对鲁迅小说思想涵义的深入分析，从而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这自然是值得欣喜的。不过如果从审美的要求说起来，揭示鲁迅小说艺术晶体的全部美学涵义，似乎也同样是研究工作中不可忽略的任务。鲁迅的短篇小说独创性地吸收了外国近代小说更善于贴近现实生活和升华哲理思索的艺术方法，因此才出现了焕然一新和璀璨夺目的面貌，打破了中国旧小说创作渐趋于“瞒和骗”的陈陈相因的格局，以真善美相融合的力量震撼了多少读者的心灵，然而这种崭新的创作并不是跟我们自己民族的土壤毫不相干的，在这样的艺术容体中流淌着民族的血液，响彻了民族的呼号。鲁迅小说既是深沉地体现出我们自己民族的精神和气质，又沿着整个世界短篇小说发展的轨迹前进，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素质已经渗透和融合在一起，成为密不可分的了。

在二十世纪初年整个世界短篇小说的发展过程中，鲁迅的作品确实是起了示范性的作用，譬如说《药》在结构艺术上就具有极高的水准。它紧紧扣住人血馒头这条具有象征意味的“药”的线索，展示了三个惊心动魄的场景：第一个是革命者被屠戮的场面，第二个是用馒头蘸上革命者鲜血来治病的愚夫愚妇的场面，这两个色彩明暗截然相反的场面连缀在一起，显示了一种强烈对比的艺术力量。而第三个场面竟是这前二者共同的终点：这两个死者相距甚近的坟墓，他们都是死在罪恶的封建主义制度的屠刀底下，不过前者牺牲于英勇的搏战，后者却牺牲于荒谬的习俗。在这层次分明而又相互映照的艺术结构中所呈现出的尖锐的社会意义，加上笼罩于其上的也带有象征意味的那个花圈，使小说充满了一种

令人扼腕沉思而又无限憧憬的意境。

《药》的艺术结构以及在其中蕴藏着的深沉的涵义，不仅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萌芽期间的一个奇迹，同时也还在世界短篇小说发展史上提供了一份出色的范本，它是完全可以和莫泊桑、契诃夫笔下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媲美的。不仅《药》具有这样的艺术价值，鲁迅其余的不少短篇小说也具有同样的意义。1981年，我去美国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时，听几位西方汉学家在谈论鲁迅的短篇小说时，都是充满了一种赞叹和惊讶的表情，从他们所发表的见解中，我觉得他们对于鲁迅小说的感受与评价，跟我们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这是因为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看法，总会存在着较多相同的地方。

也许是我们对于鲁迅这个研究课题谈论得太多了，却又还没有谈论得很好，我们在推崇鲁迅的文学和思想遗产时，并没有将它值得推崇的高度价值雄辩地表达出来，因而引起了有些青年读者的不满。更重要的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中对鲁迅歪曲性和畸形性的神化，使他们在今天所获得的可以自由思考的气氛中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据我了解在这几年以来，有些青年朋友确实表露出了对鲁迅小说和杂文创作的贬抑，这在少数报刊所登出的文章中就有所反映。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的，除开上面所说的逆反心理之外，也显示出这些青年朋友对鲁迅的文学和思想遗产其实是并没有很好了解的，因而作出了不确切的判断。面对着这样的复杂情况，严厉的申斥或踞高临下的批驳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这更易于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应该在允许大家充分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气氛中，出现一批比较善于科学地解释鲁迅文

学与思想遗产的论著，以便引导这些青年读者的思想认识不断向新的高度攀登，这才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最好的途径。

在这进行引导的基本建设工作中间，应该有许多素有修养的鲁迅研究家积极地参加进来，我深切地希望永泉也能够在在这方面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从《鲁迅散文的艺术风格》中可以看出，他对鲁迅审美特征及其表现方式的总体认识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加上他善于从各个侧面进行综合和分析的本领，加上他细腻的艺术感受能力，再加上他充满了感情因子的文采，我想他一定会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的。

在这几篇研究鲁迅的论文中，我最欣赏和佩服的是《鲁迅早期社会思想初探》，这篇文章的好处是在充分展示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趋势的广阔背景上，把握住了鲁迅前期思想发展的趋向与概貌，对鲁迅当时“掊物质”、“排众数”的思想作出了相当细致和确切的分析，从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鲁迅一方面竭力主张“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也就是说大声疾呼地要求争取个性解放；在另一方面却又全面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制度，这两种思想构成了一组矛盾着的命题。永泉在这里进而分析了鲁迅在当时受到章太炎不少思想的影响，并且还相当深入地分析了这些主张的思想和社会原因，是不顾当时历史条件和不懂社会发展规律的唯心史观所造成的，而产生这种唯心史观更为深刻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发达所致。正是这种在中国思想史上由来已久的起过前进作用的唯心主义传统，使鲁迅易于接受西方一些唯意志论哲学家的影响。我觉得永泉所指出的鲁迅当时力争个性解放却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二律背反现象，是在这

方面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创举，这样就使我们的认识大大深入了一步，从而可以连锁反应式地解决不少旁的理论问题，因此他所作出的这个贡献必将会引起许多鲁迅研究家的注意。

永泉这种论证的令人信服之处，还在于他细致地分析了此一二律背反全部枝叶上的许多合理的因素，却又指出其超越了时代要求的不适当性，真是充满了辩证思维的色彩。正是因为理清了鲁迅青年时期第一次启蒙主义思想活动的全部脉络，这样再去分析他第二次参加“五四”启蒙主义思想活动的建树时，就顺理成章地指出他在思想上集中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意识，消除了自己第一次启蒙主义活动中若干片面性的思想因子，显示出正在大踏步地走向成熟。象永泉这样深入和透辟的论证，分外使人觉得具有逻辑的说服力量。

永泉屡次向我表示准备毕生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的强烈愿望，我也经常鼓励他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认真研究鲁迅，经过这几年的努力钻研，他确实已经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收获。我在读完这篇论文之后，更为清晰地感觉到下一代年富力强的鲁迅研究家正在茁壮地成长起来。象我这样年岁的人，如果不不再下一番爬罗剔抉的苦功，不再抓住有关理论线索沉思冥想许久的话，是无法写出这样质量较高的论文来的。

在治学中间，谁如果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绩，不再下苦功，不再努力思索时代的需要，他就肯定会落后于一日千里奔流不息的时代潮流。老年学者和青年学者之间的取长补短，携手并进，是使学术得到发展的重要保证，我期待着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做到这一步。

《鲁迅与中外文化》是永泉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而写的论文，它详尽地论

述了由于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的彻底性，才保证自己不象许多启蒙主义先驱者那样纷纷落伍和消极下来，却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呼啸奋进。这样的论述是很有说服力的，也是充满了炽热的感情的。永泉所反复阐述的这一点，确实是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的教训，它依旧在严峻地考验着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谁如果依旧沉溺在封建主义的遗习中间，他必然就不可能牢固地树立民主主义的思想，这样也就肯定会贻误了自己和整个民族前进的历程，这是早已被中国近代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一条铁的定律。

这篇论文辩证思维的方式还表现于既全面地阐述封建主义思想腐蚀着整个民族的危害性，又分析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于鲁迅的积极影响。鲁迅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先进的部分，树立了正常和健康的现代观念。永泉在这个范围之内所提出的丰富的例证，确实是更开阔和加深了我原先已有的认识，因此我觉得这也是一篇写得很好的论文。

在中国思想史不断往前流淌的这条长河中，较多的是静静的回流，较少的是起伏的波浪，可是当这条长河倾泻至近代阶段的河床时，简直是连续不断地掀起了汹涌的浪涛，这是因为落后和腐朽的清朝大帝国，受到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血腥的武装侵略，我们的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命运。这种严峻的形势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也十分敏锐地表现了出来，已经成为放在我们面前必须认真抉择的命题：对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对西方近代文明立足于科学和民主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文化思想，又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它显然不是只供少数学者坐而论道的话题，而是涉及整个民

族前途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家都能够认真地认识到这一点，以一种充满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态度去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程，从中总结出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来，这肯定会对中华民族摆脱落后和走向先进作出有益的贡献。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希望永泉能够将自己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工作继续下去。

这本论文集的第二个部分，都是对于丁玲小说创作的研究。我很少留意过丁玲的作品，因此简直是无法说出什么可取的意见来。可是也正由于这种比较生疏的情况，使我在读了永泉的这几篇论文之后，更觉得是受益匪浅。象《莎菲形象的再评价》对于这人物进行了重新探讨，通过头头是道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地卸下了曾戴在她头上的个人主义和爱情至上的帽子，体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据我所知，这篇论文曾获得过国内外一些现代文学研究家的好评，这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至于《〈在医院中〉主题思想再探》这篇论文，更是在严家炎教授等重新评价《在医院中》的基础上，作出了更深层次的挖掘，全面地论证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在落后的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气氛中，究竟应该如何迈开步伐前进？由于这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走向成熟时必须跨越的艰苦历程，因此这样的分析工作不仅在理论上是前进了一大步，而且对今天的实践还具有参考价值。我们正面临着在小生产方式象汪洋大海一般存在的国家里，如何更好地树立现代观念的问题，永泉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和阐述确实是值得注意的。

文学研究的目的本来就应该具有不同的层次，从促进读者准确鉴赏文学创作的目的，引向总结文学艺术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再引向为推动整个民族往真善美的思想境界升华，极

大地提高文化思想素质的目的，这就是一个从低层次迈向高层次的不同阶段。从上面我所认识的永泉从事学术研究的情况看来，他正在不断地向更高的层次递进，我深切地希望他能够在这条道路上百折不挠地走下去，因为这正是通向文学研究工作的最有意义的目的。

目
录

序言.....	林 非(1)
《伤逝》与个性解放	
——对《伤逝》研究中一个传统观	
点的质疑,兼与一个新的观	
点商榷.....	(1)
民族劣根性的典型	
——论阿 Q	(42)
写出那冷若冰霜的世态人情	
——论《孔乙己》	(83)
一代精神界战士的悲剧	
——论《孤独者》	(95)
撕下那温情脉脉的面纱	
——论《弟兄》.....	(123)
冗繁削尽留清瘦	

——鲁迅散文的艺术风格	(141)
鲁迅早期社会思想初探	(160)
在中外文化交汇中走向成熟	
——鲁迅与中外文化	(208)
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女性	
——莎菲形象的再评价	(299)
莎菲生活时代背景考辨	(323)
锈损了灵魂的悲剧	
——论《阿毛姑娘》	(344)
革命知识分子走向成熟的艰苦历程	
——《在医院中》主题思想再探	(367)
后记	(388)

《伤逝》与个性解放

——对《伤逝》研究中一个传统观点的
质疑，兼与一个新的观点商榷

人们都熟悉孟子笔下的那个“揠苗助长”的故事。也许，在人类刚刚开始接触农业生产的童年时期，曾经出现过那样的农夫，但由于事实的教训，那样的事情恐怕早已在地球上绝迹了。可是在人类生活的其它领域，类似的现象却还时有发生。大至社会革命，小至处理一个具体问题，揠苗助长者还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就是如此。有的同志对于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或自己比较偏爱的作家作品，往往不顾客观实际，总喜欢随意拔高，以致使一些作家作品被搞得面目全非。在这方面，最不幸的要数鲁迅。且不说十年浩劫中他及他的一些作品被歪曲得不象样子，就是今天，他也没有完全摆脱这样的厄运。鲁迅曾

明白地表示，对于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背叛革命，屠杀革命人民，他“没有料到”^①，可是在一些同志的笔下，他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却被说成是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惊人的预见”。鲁迅在“五四”前夕写的一些杂文中谈到过“新主义”，这只是泛指，并不是确指“马克思主义”。鲁迅也曾清楚地说过，“十月革命后”，“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②可是，这些杂文却被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热烈的歌颂”。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伤逝》。鲁迅写这篇小说的用意，本是在批评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目光短浅，不知把争取自身幸福的斗争同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从而给他们指出一条新的道路。但有的同志却偏要把它的主题拔高到“批判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高度。近几年，研究这篇小说的文章可谓多矣。但除了个别同志的论点持有异议外，其它都在重复这一主题，并且调子越来越高。但是，正如揠苗者的行为只能导致禾苗的死亡一样，这种拔高主题的作法也必然会给鲁迅的小说招来不应有的灾难。果然，历史的惩罚终于落到了“批判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论者的身上。有的同志在论述“五四”以后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发展中的个性主义问题时，认为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否定了以个性主义为武器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否定了与此相联系的实现人的权利和价值、发展人的个性的可能性，把“人”的问题简单化了。而

① 《三闲集·通信》。

②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